大汉帝国风云录

作者：猛子

铁血架空历史巨著

大汉帝国风云录

猛子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以“深入历史与跳出历史”的原则，描写了距今1800多年的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和波澜壮阔的争霸战争。小说以豹子李弘以一介奴隶的身份救出鲜卑大帅，逃回大汉，由一个普通士卒开始，屡立奇功，成为将军，从而影响整个汉末历史为主要线索，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地再现了东汉末年风云变幻的历史风貌和一群英雄人物改变天下命运的奋斗，揭示了历史运动的发展的规律。

李弘与朋友战友的情谊，与敌人的浴血厮杀，与几位佳人的感情纠缠，与整个大汉命运的关联，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扭转着整个天下的局面。

本书还在汉末的社会生活场景上颇费笔墨与心思，从宫廷到战场，从都城到乡野，从大漠到中原，力求还历史以原貌；从政坛角逐到沙场交锋，从典章礼仪到人情风俗，力求展现大汉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

番外卷【人物传记篇】

诸生传一

这个人物传记是书友血色珊瑚虫写的，他认为书中的原创人物要更丰富一点，所以写了这篇传记。书中李玮这个角色就是血色珊瑚虫书友。感谢血色珊瑚虫书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人物传奇。

猛子写于2月5日。

大汉帝国风云录人物传记

江南书生

阳春三月,春暖花开,19岁的李玮告别了家乡的父母,北上首都洛阳的太学求学。过了江水,马车上了通往洛阳的驰道,李玮紧锁的眉头就再也无法松开了。

这一年,是大汉中平元年(公元185年),去年的这个时候,大汉帝国遭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动乱,巨鹿人张角、张梁、张宝兄弟三人，创建太平道”，广为布施，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他们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相约教众头绑黄巾，兴兵作反。席卷青、徐、幽、冀、荊、扬、兗、豫八个州,攻城略地,一时铺天盖地,有了蚁贼之称。皇上遂大赦党人,起用卢植、皇甫嵩、朱俊为将,倾全国之精锐,花了数月才扫平了叛逆,并于次年改元中平。但原本貌似强大的大汉王朝,却如同被那数十万蚁贼的亡灵诅咒一般,彻底陷入了风雨飘摇的境地。

“想不到蚁贼的破坏竟至于斯!春耕时节,如此良田竟然无人耕种。”望着驰道两旁一望无际的荒田和稀稀拉拉的几个劳作的农民,李玮不住的摇头。身边的老管事接上话头：少爷,侬别看这里现在这样,想当年阿拉上洛阳的时候这徐州的广陵地方也是大汉数一数二的富饶地方,但经过这一乱,老百姓哪还敢老老实实待在这里种地,伊拉老早跑到江南去咧,侬讲阿是?如今这天下哪有什么地方比阿拉吴郡太平,我都劝少爷不要去洛阳,等到明年冠礼以后就成个家。。。。。。”老管事是老家吴郡李家的老人了,看着李玮长大,故此感情非同一般,老人家有时候便不免唠叨些,李玮见话不是头,忙诺诺连声,转头装作闭目养神,口里不说,心里却始终无法平静下来。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读圣贤书,所为何事?还不是为了天下大治,百姓安康,但如今的天下糜烂至斯,要救国,却是如何救法,是了,定是我学问不够。希望在太学能够找到我所期望的答案吧。”

一路顺顺利利,过徐州,豫州,兗州,便进入了大汉两百年来的心脏,司州。李玮毕竟年少,烦闷的心很快被司州近畿的繁华所吸引,被一种伟大都城所引发的使命感所填充,整个人如同扯足了风帆的海船,一下子似乎有使不完的力气。倒是老管事越发的老神在在,悠闲的在一旁为年轻人介绍洛阳四周的名胜与典故。

扬州吴郡李家乃是耕读世家,李玮的祖父和曾祖曾举过孝廉,作过郡守,所以家资颇丰,这次除了送李玮入太学,老管事还奉李家家主之命要摸摸洛阳市场的行情,大乱初定,南北的商路也重新恢复,江南的丝绸一直是中原紧俏的商品,如果能趁此占了洛阳的一部分生意,对家族实在不无小补。所以老管事在洛阳刚刚安顿下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市集联络相熟的商家,李玮对货殖之道却颇为不耐,于是便趁老管家忙的脚不粘地溜了出来,急不可耐的要看看这天下第一的皇城。

沿着朱雀大道慢慢的散步,李玮禁不住感慨万千,不愧是都城洛阳啊,宽阔的道路,林立的高楼,穿涌的人流,甚至还有不少高鼻深目的西域人士和结着发辫的胡人混杂其中,相比之下,一直颇为自豪的家乡吴郡俨然只是一个偏远的小城而已。真可谓是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古之人诚不我欺也。

李玮沿着街走着走着,忽然不经意被人一挤一撞,顿时跌入大路旁一个小巷之中,正茫然回转之际,却见三条大汉堵住住了前后去路。为首一人,30多岁,身高八尺,虎背熊腰,面相凶恶,加上脸颊上一条长长的刀疤,直好象传说中劫道的山贼一般。李玮拱拱手,说声”借过”就想从旁穿过,被那疤面凶汉一伸手拦住了去路

“朋友,看样子你是从外地刚到洛阳吧,知道这里的规矩吗?知道我们兄弟三个是谁吗?”

“请问侬是。。。哦不对，正未请教,请问阁下是。。。。。。”

“好说了,我们兄弟三人人称洛阳三虎,北军里响当当的豪杰,想当年跟随皇甫大帅不知为大汉立下多少功劳,今日我们想去酒家喝酒却没有酒钱,看朋友你也是个读书人,应该明白道理,相烦垫借几个酒钱吧?”

李玮心说原来还真是劫道的,光天化日,天子脚下,还敢自认是军士,当真是胆大包天,”各位既然自称是北军,难道不怕犯了王法营规吗?”

“我呸,你这南蛮子好不识趣,既然如此,得罪了。”三人这就动手,拳脚没头没脑的往李玮身上招呼起来,可怜李大少自从娘胎里出来，四周围的人都是斯斯文文,哪见过这等阵仗,灵机一动,抱了头就往外那领头的怀里撞去,幸亏是李大少身高体壮,竟然一举奏效把那凶汉撞了个跟头,忙乘机往街外跑,却没提防后面两个强盗同伙脚下绊蒜,跌了个狗啃泥,一下子便分不清东西南北了。此时那凶汉已经爬起身来,骂骂咧咧”这穷酸南蛮力气还不小”,又往李玮身上招呼了几脚,李玮把心一横,把眼一闭,索性缩在墙角,高声呼救起来。

正在此时,只听得一把清越的男声从巷口传来”几日不见,你们这洛阳三狗越发出息了,竟然在光天化日下干起没本钱的买卖来了,你们老大没按时喂你们吗?”三个刚刚还凶神恶煞的凶徒听了顿时如同漏了气的皮球一般,忙住了手，声音也轻了许多”些许小事,怎么还惊动了陈爷的大驾。”

李玮心想难不成今天就交代在这里了?怎么前门拒狼后门又来了虎,来了个更狠的?抬眼看去,只见巷口走进来一个年轻人,看上去和自己一般年纪,方脸大眼,头带方巾,身穿布袍,文质彬彬,却是一个少年儒生。

那三个凶徒一看儒生走进,忙上前行礼。那个少年似乎颇为不耐,如同赶苍蝇般挥了挥手”滚,下次再让我看见做这种事情,打断你们的狗腿。”那两个跟班的连连称是,灰溜溜的走开,那个领头的似乎咽不下这口气,怪叫道:“姓陈的,你几次三番坏我们的好事,须知打狗也要看主人的,你不怕我们老大。。。。。。”

“罗嗦。”那疤面凶汉的话音未落，只见那书生猛的上前，双手一扯一送，凶汉偌大的身躯便如长了翅膀般飞出了几丈远，跌入了巷尾的草堆之中。书生拍了拍手，似乎刚做了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一般，对李玮拱了拱手：“如今这洛阳的街面也不干净，倒叫兄台见笑了，在下陈好字益谦，洛阳的朋友都唤作陈大斧的便是，请问兄台高姓大名？”完全是一副读书人的做派。

李玮惊于书生的能耐，不敢怠慢，忙见礼道：“在下李玮字仲渊，刚从扬州吴郡来洛阳太学求学，刚才真是多谢阁下出手相助。”

陈好顿时喜笑颜开：“那岂不是有缘，我也是从外州入太学的诸生，如此我们还将是同窗，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不如我们找个清净的地方喝一杯，也为李兄接风。”

如此甚好，我也正有相谢之意。

于是两人过了几条街，一路相谈颇为投机，互相报了年龄，原来竟是同岁，于是便以表字相称，不久走进一处酒寮坐下，陈好在洛阳似居有时日，与店家也颇为熟悉，轻车熟路的点了几样小菜，两壶酒，熟练的为两人斟上，笑着说：这家店子虽小，酒却都是老板亲酿，正宗的秦地西凤酒，味道不俗。仲渊居于扬州，这等西北风味当是没有领略过。”李玮也不推辞，举杯就饮干满杯，直觉如刀枪入口，辣味难当，勉强咽下，腹中立刻如火烧一般，当时汗就下来了，眼泪也似要流出，一时颇为尴尬。陈好抚掌大笑：“李兄果然痛快，不过我们并非秦人，所以此酒第一次喝难免会有些不堪，不瞒仲渊，好第一次饮此酒时，说了一句‘此猫尿乎’，立马就差点得罪了几位雍凉的同窗，哈哈。”

两人推杯换盏，聊的更为热络，从洛阳风土，一直聊到家乡风光，从经史子集，一直聊到诗辞歌赋，陈好对李玮的博闻强记十分佩服，李玮也对陈好显露那一手功夫推崇不已，当谈到那三个山贼时，陈好不屑的说：“什么北军军士，只是何家的走狗而已。仗着大将军的权势欺压良善，尤其是欺负外州士子。”

“什么，他们几个竟然是大将军家的家人？”李玮惊诧道。

“其实也不算啦，只是何府家将何风的走狗而已，那个何风人称狂风客，是洛阳知名的游侠，功夫不错，人不坏，但好勇斗狠，对手下的管教很不严格，打着他的招牌在洛阳作恶的地痞着实不少。”

“那他们却似乎很怕你？”

“哈哈，那是当然，他们有几次居然欺负到咱益州诸生头上来，我看不过便出手教训了他们几次，出手重了些，所以他们见了我都怕。”陈好说着上下打量了李玮一番，“仲渊你身材高大，没想到四体不勤啊，不过也难怪，你们扬州士子多半是斯文人，打架斗殴的事情一向是不太参与的。”

惭愧啊，益谦，我虽然被家父逼着学过点拳棒，但还真从未和人动手，临到用时全不管用，以后还要靠你多指点了。”

“指点不敢当，咱可以切磋切磋。哈哈。”

两人谈着谈着，就谈到李玮在上洛途中的所见所闻了，陈好的眉头也锁了起来真的如此不堪？我原以为蚁贼覆灭后，朝廷早有了恢复之策，太学也曾讨论过多次了，怎么仍未见动作？”

李玮放低声音说唉，益谦你不是不知，如今的朝廷由十常侍把持，卖官爵，用亲信，即使有恢复之计，又如何能立刻实行？看来这大汉社稷将危。。。。。。”

陈好听到这里忽然激动起来，摆手道：“且住了，李兄如何说出这等糊涂话来，我等读书明理之人，理应思考报国之策，怎能枉谈社稷？大汉养我育我，便如我父，你如何能对我父出此不祥之言？”说完就要拂袖而去，李玮见陈好连称呼也改了，看来是动了真火，自知失言，忙把他拉住，好言相劝，好歹平息了火气。酒过三巡，便说起太学的事情来，陈好拍胸脯保证明天一早带李玮入学，并介绍了点太学的门道常识，末了拍了拍头说：瞧我这记性，明天有一场很不错的讲学，我和几个相熟的同窗都会去听，是讲治国之道，不如仲渊你也同去？”

“好啊，我也早想见识洛阳的名士风流”

“嘿嘿，讲学的却不是一般的名士，是钱塘侯朱大人哦。”陈好得意的笑道

“啊，莫非是与皇甫大人一同破蚁贼的朱俊朱大人？”李玮对朱俊久闻大名，一时激动不已。

“正是朱公伟朱大人，他也是你们扬州人哦。”

“好，我一定要去。”

两人又喝了几杯，算了酒钱，约好时间地点便依依不舍的分手。李玮回到住处，翻来覆去却怎么也睡不着，一心想着明天要听讲学的事情，直到三更，才勉强睡去。

诸生传二

洛阳的早晨来的特别的早，五更天，在初春的天气，太阳还只是羞涩的在地平线上露了半张小脸，这个巨大的城市各个角落的许多普通人们已经离开了暖和的被窝，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奔波。

李玮也在这个时候被陈好独特的大嗓门吵醒了，睁开了双眼，很不情愿的摸下床开门，看到的是一张因为寒冷和快速奔跑而涨红的笑脸“仲渊，原来说好辰时在朱雀大街会面，但我想想还是早点来了，快些收拾妥当，我带你一起去吃早点。”李玮依稀想起昨天确实告诉了这个家伙住所的地址，没想到他第二天就摸上门来了，还真是个热情到有点过头的人啊。

梳洗更衣后，两人走出大门，李玮立刻被早晨的寒气冻的缩了缩脖子，陈好笑道：“中原春寒料峭，与江南大是不同吧。不妨事，只要习惯就好了。我们快行几步，去前面街口与几位同窗见面。”说完拉着李玮起行。

穿过几条街，果然有三个书生模样的人已经在那里等候，左边一人身材高大强壮，天庭饱满，长相斯文，正在说着什么，居中一人身材瘦小，长相极为俊秀，有一双灵动的大眼睛，不停的搓着手，呼着白气；右侧一人中等身材，略有微须，以一手扶腮，似乎听得颇为入神。三人见陈李二人到来，亲热的上来见礼，互相通了姓名，原来高大者姓余名鹏，字伯翰，荆州新野人，在洛阳太学中年头较久，一口标准的洛阳官话，谈吐极其文雅；俊美少年姓尹名思，字仲志同样是荆州士子，来自长沙郡；三人中年纪最大的姓唐名云，字文龙，是与陈好一样来自益州，却是巴郡的江州人士，说话较为稳重，在几诸生中隐隐为首

几个年轻人很快混熟，便相携了一同去洛阳城北用早膳，一路上谈笑风生，晨起的薄雾似乎也被年轻人的热情所驱散了。

忽然，走在最后的唐云停住脚步，轻道：“奇怪。。。。。。”众人不解回头望他，“寻常时候此处接近玄武大街，此时应当已经热闹无比，怎么今天却如此冷清？”几人一看果不其然，挺长的街道上竟然只有很少的几人走动，两旁的门户紧闭，全不象寻常早晨街道。陈好常年习武，很快反应过来，大喝道：“大家都围拢到我身边，不要走散。”只见两旁街口“呼啦”一声各涌出几十个壮汉，个个面露凶相，上前围拢，便要动手动脚。几人俱是读书人，只有陈好习武，一时也乱了方寸，却也无法突围，只好退到街心。只见从西街奔来几骑，就在包围圈外停下，包围的凶汉忙散开通道，让那几骑走到跟前。

为首一人骑着高头大马，面色淡金，高大魁梧，虎颈燕颌，一双鹰眼扫视全场，不怒而威，虽然只是一人，但气势似乎却盖过了在场的其他几十条凶汉。

唐云却似乎全然不惧，走上前施了一礼，说道：“诸生唐云见过何风何爷，不知名满京师的狂风客大驾光临，有何见教？我兄弟几人可有效劳之处？”

四周凶汉听了立刻鼓噪起来，什么穷酸南蛮书呆子放了什么酸屁都纷纷骂了出来，唐云不为所动，只是把眼盯住何风。陈好性子急，早就沉不住气，抢骂道：“我入你先人板板，狂风客，你带这么多狗奴才，有什么道道就给老子划下来。”唐云想阻止已经来不及，只好暗暗叹气。

何风的脸上不见任何情绪波动，只是一挥手，但见昨日那劫道的疤面凶汉排众而出，一脸得色，指着诸生道：“你们几个穷酸都认识本人疤面虎吧？今天我们老大亲自来，你们一个也别想走，都给本虎爷留下一手一脚。”

“你这条疤面狗，真是胆子一天比一天大，昨日挂的彩，今天就忘了疼？看来是本少爷昨日出手太轻了，要不要今天补上？”陈好不怒反笑。

“你。。。你别装横。。。我。。。我。。。不怕你的，今天我们老大就在这里，你又能把我怎么样，是汉子的你再打我啊，你一个南蛮子，凭的什么？”

“就凭这个！”

陈好话音未落，一跃扑进，那疤面的昨天吃过亏，反应快一些，连忙后退，他身边其他几人根本还来不及有任何动作，陈好已是一脚踢出，踹得一个家伙惨叫一声，跌出好几步去；右手一捞，抓住一人，猛然一甩，甩飞近一丈的距离，才重重跌下；左手一伸，擒住一人的腕子，轻轻一送，把人推出二三步，同时反手又夺过他手中的马鞭，猛然一挥，鞭势如九天银河般落下，眨眼间又两个人被鞭子抽倒。

陈好撇下众凶，大喝一声：“狗才，哪里走。”鞭式如潜龙出水，已经卷住疤面汉的脚腕，倒拖回来，一拳击中胸口，那人便又象昨日般如大鸟般撞入街边一家铺面，人事不知。

团团包围之下，陈好竟然兔起鹘落击到倒六人，立刻技惊全场，诸生连忙喝彩，众凶的气焰也为之一消。

何风却似根本不为所动，反而露出一丝笑容，喝了一句彩：“好，不愧是洛阳闻名的益州大斧，看来我的手足几次栽在你手里也不冤枉，他们恃强凌弱，坏了我狂风客的名头，陈兄你教训的是，”说到这里，狂风客脸色突变“但是人在江湖走动全靠一张皮，你屡次辱我手足，落我面子，今日却容不得你。”

说罢从马上腾身而起，狂风般卷向陈好身前，双手交错，竟于瞬间攻出八拳，势如奔雷，陈好虽早做戒备，举手招架，但仍被狂猛的拳势逼退数步。狂风客越攻越急，力气越来越大，拳路间隐约竟渐有风雷之声，陈好虽然自幼练武，但毕竟是读书人，力气很快不继，几个回合后只有招架之功，忽然左胸空门大露绽被何风一拳轰中胸口，陈好只觉一股鲜血涌上喉头，却不退避，趁对手招式一老，错身以连环双腿踹中对手膝盖。何风一时不察，突然受创，竟然也退出数步才稳住身形，惊讶的瞪住嘴角流下一丝鲜血的陈好，陈好也不甘示弱的也回瞪他，两人对视半晌，何风忽然大笑：“好好，我狂风客打架从来有进无退，今天竟然被一个太学生当街逼退，当真是声威大损。刚才的一架打的痛快，你我的前帐就此一笔购销。”

陈好和李玮等正在诧异时，街口一个喽罗从远处狂喊，“狂老大，北部尉的骑兵来了。”

“哦，是公路那家伙来凑热闹了么？”何狂风翻身上马，转过头来对诸生说：“今日善后之事就交给我应付，你们就当没发生过这码事，太学生参与殴斗，嘿，罪责可不小。”说罢携众人拍马离去。

唐龙见众凶人走远，暗松了口气忙上前扶助摇摇欲坠的陈好，“大斧，你无大碍吧。”

“没啥，哈哈，我只是脱了力而已，那狂风客的功夫真是名不虚传，倒也算一条好汉。”

“臭小子，下次出手前先打个招呼，别老吃独食呀。”余鹏这斯文人竟也说起了粗话。

陈好白了他一眼“是你余大个子反应慢，我打眼色都打了半天了。”

“是呀，我有看到的。但我以为你在示意我们趁机开溜呢。”尹思也在一旁凑热闹，众人皆都大笑。

李玮连连苦笑，心想自生来近20年就没做过殴斗之事，到洛阳只两天竟然已经参与打了两架，而今天又是那么大的场面，看来这洛阳求学一行，还真会是一场前所未有丰富的经历呢。

经历了一番风波后，几人先陪陈好去见了大夫，验明无事，然后草草吃了早饭，便匆匆搭了载太学生的公车往建在洛阳城南开阳门外太学赶去。

此时的洛阳太学，正是极盛之时，学生人数三万余，可谓是前无古人了，太学建筑群也极其庞大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其讲堂长十丈、广三丈，可容数百人坐。由于诸生众多，生源也极其复杂，而师承不同，所受经书难免章句有误，更有私行贿赂太学校书机构而增添书经文字以全私文者（也就相当于假学历）。为此，今上在熹平四年诏令当代名儒蔡邕、马日磾等正定五经文字，由蔡邕以八分隶书书写刊刻于碑以相参检，碑高一丈许，广四尺，共四十六枚。“骈罗相接”，立于太学门外，以瓦屋覆之，四面栏樟，开门于南，河南郡设卒看守。

几人进了学府，便问起李玮学籍之事，李玮说道：“家祖曾任二千石的官吏，所以我是依律入学，学籍早在家乡办好，只要去太学吏舍人处验明正身即可。”众人皆大喜，都说那倒是省了很多罗嗦麻烦。

今日的讲学，在大讲堂之内，由于时间还早，几人就先在学门外观看蔡大家的书法，一时赞颂不已。李玮忽然看到门旁停了一辆马车，挡住了一处石碑，正奇怪时，尹思凑上来轻声说：“那想必是达官贵人的的家眷在观看碑文了，你看那马车就知道，虽然样子简朴，但却由两匹健壮大马来拉，旁边还有精干仆人侍侯，非富即贵啊！”李玮深以为然，禁不住又多看了几眼，心想会不会就是今天主讲的钱塘侯朱大人的车马呢，正在此时，一只玉手从马车的窗内掀起帐幕，李伟好奇的仔细望去，忽然如遭雷击，一时竟呆住了。

诸生传三

直见车内的玉手的主人露出半张俏脸，佳人大约是14，5岁的年纪，瓜子小脸吹弹可破，弯弯的眉毛如黛，眼睛大而明亮，睫毛长长的向上微翘，鼻子挺拔而小巧，红红的嘴唇轻轻的嚅动，似在轻声读着碑文，显得妩媚而娇憨，却又有一种大家闺秀的风范。

李玮并不是没有见过美女，相反他的家乡，正是出所谓的“美人窝”，他在孩提时代就曾对一位比她大了6岁的美丽少女有过朦胧的暗恋，但后来少女远嫁他乡，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也就断了那份思念，但这一次见到的佳人，让李大少觉得见到了自己一生的羁绊。

李玮不知不决就走近了，只到听到了佳人的声音：“这句可混不可解呀，到底在说些什么呢，冀为不道，入自颠軨，伐鄟三门。冀之既病。则亦唯君故。。。。。。。”

李玮听的真切，朗声接道：“冀为不道，入自颠軨，伐鄟三门。冀之既病。则亦唯君故。今虢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请假道以请罪于虢。这句出自于春秋左传的僖公二年，说的就是荀息游说虞公借道给晋国伐虢的故事。”

车中佳人似乎受了惊吓，“啊”的一声放下车幕。

“你是何人，不得对小姐无理。”旁边的精干家仆一闪身挡在了李玮身前，一双眼睛紧紧盯着他，似乎有一句不对就要把人生吞活剥一般。

“在下太学生李玮，见这位小姐有疑，只为答惑，并无他意。”

“才叔，不妨的，多谢这位先生，筱岚受教了。”佳人隔着幕布微微一礼，那个家仆瞪了李玮一眼，赶着车远去了。

李玮意犹未尽的站在原地，依依不舍的看着远去的马车，忽然听到陈好在一旁说话：“好一段才子佳人，路边偶遇啊。”回头一看，只见四人闻声音都走了过来。陈好亲热的揽住李玮，脸色古怪。

“筱岚？难道竟是她，钱塘侯朱大人（朱俊）的掌上明珠，朱筱岚，年十四，十三岁时候就以才貌闻名于洛阳士族。”尹思在一旁娓娓道来。

“不愧是仲志，除了会摆弄木头，对洛阳各种小道消息无一不知无一不晓啊。”陈好对一脸得意的尹思竖了竖大拇指，接着说“但是仲渊，人家可是天上的仙女，多少名门子弟想把她娶回家里？你只是一个普通的诸生，虽然同在洛阳，但却是相隔千里。。。。。。啊，不好意思，我不会说话，你别在意。。。。。。”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陈好的话立刻让满心炙热情感的李玮冷了下来，对啊，他李仲渊算什么，新入的诸生而已，在洛阳他这样的诸生何止千万，既没有高贵的出身，也没有万贯的家财，在旁人看来，也许自己这样的人对筱岚那样天之娇女就算说一句话也是亵渎，还能有什么非分之想？且慢，别人如何想随他去了，但他李仲渊可不是那么容易屈服的人。

“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李玮轻轻念着陈涉这句被看做大逆不道的话，刚开始的颓然神态尽扫，一时又意气风发了起来。这一下的变脸倒是把四个关切的朋友吓了一跳。唐云问：“仲渊你没事吧，大斧这家伙口无遮拦的，你别往心里去。”

“没事的，我只是想通了一点事情而已，时辰差不多了，我们这就去听讲学吧。”

朱俊的才学名满天下，但他到太学讲学却是很少见的事情，所以今天不但洛阳学界名流聚集，而且堂下太学生也聚集了近千人，喧闹的直如市集一般，但讲演一开始，却又如森林般安静了，堂上只听的朱俊悠扬的男声和风吹树叶的沙沙声。朱俊本为能吏，善于治理，后又曾多次统兵平定叛乱，所以所讲之学并不拘泥于五经之内，既联系儒家经典，又结合当今的时政为例，就连在座平日里口舌便给，能言善辩的大儒博士，也只听得连连点头，却无法挑出一点毛病来。

讲学完毕，朱俊起身一礼，与其他名士走进内堂休息，讲堂内的气氛又热烈起来，按照惯例，学者讲经完毕后，听者就可就今日讲学各发己见，畅所欲言，所言如恩能让在座之人心服者，则能向学者当面发问。

朱俊坐下喝了杯水，润了润嗓子，只见太学祭酒马日磾笑容满面的上前施礼，说道：“公伟大才啊，如今这一开讲，直叫我们太学诸人今后不敢复言治国之道矣。”

朱俊连忙站起还礼“翁叔（马日磾字）客气了，今日见了各位名家及许多青年俊彦，俊深感怀之，奈何岁月不饶人，只讲不到一个时辰便感不支，实在是见笑了。”

一旁的孔融大笑：“哈哈，公伟兄不到四十春秋，正当盛年啊，如何出此服老之言，一点不象当年意气风发的朱车骑（车骑将军）的风范。”

“俊带孝之身，车骑两字却不敢再提。”朱俊露出一丝苦笑，又向孔融一鞠。

“公伟过谦了，如今大汉正值用人之际，公伟之才朝中何人不知，只待孝期一过，官复原职也是理所当然的。”“说不定还能高升一步。”“此言甚是啊。”众人都把言来劝。

“哈哈，俊无官一身轻倒也自在，不过近日精力确有不济，今日见猎心喜，倒想从太学诸生中召几人为门生，一来让年轻人有些事做，二来也能帮我点忙，众位以为如何？”

“公伟兄何不早说？若是如此，只怕今日场中诸生要抢破头也。公伟兄看中哪位俊彦了？”一旁的荀攸笑道。

“呵呵，看来讲堂中大辩似有结果了。”朱俊笑而不答，手指场中。直见李玮意气风发，显然已经在舌战中压倒了众生。

“此生倒从未见过，”马日磾转头询问过太学舍人后对朱俊说，“原来是公伟老家扬州的士子，今日方才入学，公伟可是动了爱才之心？如此甚好，公达，就麻烦你把他召进来。”

对谈之后，朱俊对李玮才学十分满意，对李玮说：“可惜你刚刚入学，未能进行五经考试（汉律考过其中二经考试便可授官），入我门下只怕耽误学业。”

李玮昂然道：“老师体恤学生之情仲渊甚是感动，但我自信只要有机会，三月之内足够通五经之试。”

“好。”马日磾在一旁笑道，“通常要入学二年之后方能考五经，既然你有此志，太学也不是拘泥于陈规的地方，就许你三月。”

自此之后，李玮心无杂念，除了偶尔与几位好友交游外，一心埋首经卷，经三月，竟连过三关，擢高第为太子舍人，不久就正式拜到朱俊门下，着实在太学出了点小名，引起诸生艳羡。

朱俊自守母孝下野，一直在着力编修其师长王符的治世巨作“潜夫论”，如今李玮到来，一方面就以此书为教材教导李玮，一方面也着李玮参与修订此书。李玮似乎心无旁骛，干脆在朱俊府中住下，苦读渡日，为免去尴尬，连当日惊为天人的朱筱岚也尽量避免见面。

一日半夜，李玮埋头读书之时，忽然听得旁边有一把清脆的女声轻声唤道：“仲渊师兄！”

李玮茫然回头，只见窗拦趴着一人，可不正是自己拼命忘却，却又挥之不去，朝思暮想的筱岚吗？

“小姐。。。”

“人家叫筱岚啊，仲渊师兄。”

“筱岚。。。。。。那么晚了你有啥事体？”

“人家那么晚来，当然有事，你出来再说，难道还要人家进来和你共处一室吗？”

李玮连忙跑出去，只见筱岚赤着脚坐在庭院的水池旁，明月照池光，映衬着一双光洁无暇玉足，玉人脸上带着无邪的笑容，直好似楚歌中那美丽神秘的山鬼一般。李玮心想，这一定是自己19岁人生中见过最美丽的画面了。

“仲渊师兄，你过来坐。”妙人儿往旁边挪了点，李玮拘谨的坐下。

“侬紧张啥。”筱岚吐出好听的吴侬软语，“不知道为什么，侬虽然拜入我阿爹的门下，见我的次数也多，却都不太理睬我，是我得罪侬了吗。”

“没。。。没有，只是我好忙的，老师给我好多课业。。。。。。”李玮见少女满脸的“我不相信”的表情，也说不下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https://www.shgis.cn）
文档名称：小说：《大汉帝国风云录》猛子 著.epub
请登录 https://shgis.cn/post/1451.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